

◇丁大见专栏·花草见

# 栾树

夏木苍翠，见一只喜鹊立在栾树枝头，摇头晃脑，转着灰溜溜的眼珠，不知在盘算什么。它嘴巴张得极大，里面塞满了小圆果，鼓鼓囊囊，因塞得太多，难以咽下，又舍不得吐出来。真奇，鸟儿有时像人。

栾树高大，枝丫横斜，宜筑巢。常有喜鹊登枝，翘着长长的尾羽，喳喳地叫着。这鸟儿性子烈，数日前我打树下走过，不知怎的，一喜鹊俯冲而下，用翅尖掠过我的头顶，而后飞回高枝，得意地叫两声。我不与它计较，继续赶路，它故技重施，我一时间纳闷，便安慰自己道：权当喜从天降了。

栾木下的行人，被禽鸟嬉耍而生欢喜心，禽鸟怎知人的乐趣呢！傍晚归来，倚窗闲坐，一室暗沉沉，窗外夕照，那是夏日的灿灿霞光，斜照栾木之上，竟镀了满树金光，甚是辉煌，这是一棵不寻常的树啊！此时的栾树最是耐看了，花果同树而结。一树光景两样风貌，各有妖娆，枝头攒着细碎明黄的小花，簇成一片，风一吹便簌簌落下，又铺了一地的碎金；枝丫间则缀满一串串玲珑小果，精巧得令人爱惜。这高大的乔木，枝叶花果在盛夏里轻盈舒展，竟这般精妙典雅。

嘉木何亭亭！栾木之美，有华贵之气，气韵贯通古今，惹人驻足。

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：“大荒之中，有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栾。禹攻云雨，有赤石焉，生栾，黄本，赤枝，青叶，群帝焉取药。”这棵神木扎根于远古的云雨之山，带着禹的斧钺与群帝的药香，缓缓走来，走入那周天子的礼乐秩序，树木依礼而植。天子松，诸侯柏，大夫栾。故又名“大夫树”。草木无言，要分个你我，恰如青铜礼器，纹饰镌刻着等级：天子九鼎，诸侯七鼎，大夫五鼎。一木一器皆是礼法的注脚。

然而礼崩乐坏，圣人奔走呐喊，也挡不住那滚滚车轮。春秋代序了多少轮？日月相掩了多少回？星河起落了多少次？不过是人生海海，几经沉浮。而今，栾木生了凡尘之心，脱去了礼法的外衣，从庙堂走向江湖，从风雅走向世俗，早已扎根于寻常阡陌，花开繁华闹市，叶落乡野人家。它静静地站在时光里，那是远古的余音、礼乐的回响，和此刻窗前的一树灿灿金光。

栾木栾木，其干伟岸，其花金黄，其果红艳。蒴果呈三棱形，皮薄如片叶，三片合抱，腔室中空，如轻合的纸囊，手指轻捏即陷。蒴果初结时，是浅浅的绿，入了秋，那绿渐渐褪去，泛出淡淡的粉，当霜风渐紧，又翻成胭脂红，如同小灯笼一盏盏点亮，乡人谓之“灯笼果”。我好奇，小果里装着什么，便轻轻撕开外衣，其内藏着三粒乌黑的小籽，形似豌豆，可做手佛珠。

秋日里，蒴果落下，风中翻滚。常有路过的学生俯身拾起，托于掌心，细细端详。妇人们则会折几枝回去，修去冗叶，插入瓦罐瓷瓶之中，清水养着，置于桌案茶台之上。晨昏光影流转，投下的枝影似水墨渲染，这一室的氛围，有宋人的趣味。一角秋色满室温存，偶有风来，串串小果轻摇如铃铛，似有声响。

栾树之花可入药，可染色，名“栾华”，有清肝明目之效。相传古时医家取栾华与决明子同煎，瓦罐里翻滚沸腾，一碗清苦的汤药，屏息饮下，因肝火而浑浊的眼睛，渐渐清亮了起来。然而世间匆忙，人心常累，或为利扰，或为情困，纵饮良药，也难真正做到心明、眼明。草木有灵性，匍匐于大地，汲取精华，花、果、根、叶各怀慈悲，熔于一炉，是一碗温润的苦意。苦，是草木的本味，是良言的本相，是人生的底色。

半树葱茏半树秋，这一树栾华啊，开得如此绚烂。然而，四季冷暖交替，栾华易败，芳华易逝。始皇想青春永驻，帝国长存，可岁月无情，枯荣有序，岂能随了人的意愿？就像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，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躲不过光阴的腐蚀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朝夕俯仰，有时，大梦尚未开花，大愿尚未结果，便已悄然谢幕，这像极了辛弃疾的一生——壮岁旌旗拥万夫，可怜白发生。

辛弃疾写得出生章，舞得了刀剑，终其一生，也未能实现北定中原的大愿。何处望神州？壮志难酬，可他以刀剑、血泪与豪情浇灌出的那一树诗的栾华，却在千年后依然开着，字字是金戈铁马，句句是英雄迟暮。沙场秋点兵，那是理想世界的金戈，现实世界的泥潭，在裂缝里徘徊挣扎，这份苦楚，何尝不曾在后来者身上烙印。

行笔至此，猛然想起那只喜鹊，就居在这栾木之上，贪吃又调皮，倒有它的自在与洒脱。栾木栾木，谁说“禽鸟知山林之乐，而不知人之乐”？原来，是人不知禽鸟之乐也。



丁大见，1990年生于怀宁，现居合肥，毕业于安徽大学，艺术学硕士，装帧设计师，剪纸艺人，画家，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，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、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。

◇草木情深

# 李时珍与蕲艾

蔡忠海

李时珍，湖北蕲春人，明代著名医药学家，生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，卒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。他扎根蕲春故土，在此识药、行医、著书定稿，历时二十七年编成《本草纲目》，闻名于世。

蕲春地处鄂东北，属大别山余脉，多丘陵岗地。每到春夏，山间田野遍地生长艾草。田埂、溪畔、荒地上，随处可见这种野草。当地百姓端午采摘艾草，悬挂门楣之上或点燃熏扫屋舍。这套习俗代代相传，无人深究其中道理，也无人研究艾草的药用价值。少年李时珍常年奔走乡间，熟悉这些场景，记下了百姓用艾草防病的日常。

古时蕲春医疗条件差，百姓常年饱受病痛。风寒、疮毒是常见病症，汤药治疗效果较慢。百姓依靠祖辈经验，采摘野草煎煮、熏烤治病，方法随意，效果不稳。古代医书对艾草记载零散，没有统一标准。世人只会用艾，分不清品类，不懂规范用法。

李时珍出身医药世家，自幼随父上山采药，辨识草木、记录药性。他见百姓饱受病痛折磨，只能依靠民间土方，决心系统研究艾草。他走

访乡民、请教郎中、查阅古籍，得知各地均有艾草，但药性一般，只有蕲春艾草与众不同，却无人说清具体差别。

历代医书没有单独归类蕲艾，也没有细化它的用法和功效。百姓和多数医者都轻视这种普通草木，李时珍将其定名为“蕲艾”。他完整记录蕲艾的药性、病症适用、使用方法和炮制方式，区分新艾与陈艾，明确艾灸、外敷用法，标注配伍禁忌。历时二十七年，他三易书稿，编成《本草纲目》，将蕲艾药理正式载入医典，惠及后人。

为摸清蕲艾药性，李时珍走遍蕲春山野，按照时节考证艾草特性。艾草药性随季节变化，清明嫩艾药性清淡，适合食用，入药效果不佳。端午前后的艾草长势最好，药力充足，适合入药、制灸。他在端午时节，采摘不同地块的蕲艾，晾晒后分类存放，对比新旧、干湿艾叶的差异。他加工艾绒，制作艾条和药膏，反复试验炮制方法，对比新旧艾草功效，通过穴位试验，摸清了蕲艾的完整药用规律。

蕲春民间，一直流传着李时珍用蕲艾救人



荷香入夏  
孙世华 摄

◇乡风民俗

# 称夏趣味多

黄骏骑

立夏这天，老家有补夏、消夏的习俗。时逢插秧尾声新麦登场，大娘们用麦粉和韭菜等做成“立夏饼”，互赠亲友，祭祀土地公公，祈求保佑庄稼不受虫害，年成丰收。“豌豆到立夏，一夜多一杈。”这个季节，山边地里的豌豆荚壮鼓鼓的，摘些来剥开，里面绿茵茵的豌豆一下子蹦了出来，粒粒饱满。从食品站买来肥肉，用新鲜豌豆余汤，那味道真叫一个鲜。没有肉，代之以鸡蛋，也是至味。母亲还早早地准备，用腊肉煨绿豆汤给我们喝，认为这样在炎夏可以不中暑。“到了夏至边，走路要人牵。”这天大人们不准孩子坐在门槛上，要他们到麦田沟里钻一钻，疯一阵子，说是这样每天能早起，不会犯罪。

最热闹有趣的还是称夏。儿时称夏的场

面，还仿佛发生在昨天。

立夏这一天吃过中饭，文会老队长就大声喊：“快来呀，称夏了。”听到喊声，社员们连忙放下手中的碗筷，陆续来到大堂轩。只见梁上挂着一杆大秤，保管员仲平大伯亲自掌秤，有热心人自告奋勇帮忙助秤，老队长指挥调度。羞羞答答的是那些当年进门的新媳妇，推推搡搡，躲躲闪闪，谁都不愿上前。有的身子超重了，旁边的大娘会一本正经地说，怕是有两个人的重量吧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重呢！弄得她一个大红脸跑开了。

一个大屋，百十号人逐个称夏，会耗去大半天时间。这天，惜时如金的父老乡亲，没有谁觉得这是无端浪费时间。称夏结束了，大伙还意犹未尽，兴奋地议论着。

◇信笔扬尘

# 父亲的剃头刀

常宝军

父亲给我剃头，剃了整整九年。我说的是那种老式的手动剃头刀，铁片子，需要在荡刀布上来回蹭几下才能用。每次剃头之前，父亲会把刀片在旧毛巾上擦两遍，再放到我后脑勺上试一下凉不凉。那铁片子贴上头皮的一瞬，我总会缩一下脖子，他便骂一句“别动”，声音不大，但管用。

那时候村里没有理发店，镇上的理发店去一趟要骑二十分钟自行车。父亲嫌麻烦，也嫌花钱。他自己的头也是自己剃，对着院里那面裂了缝的镜子，三下五除二就完了。给我剃就慢多了，他蹲在小板凳上，我坐在他腿间的大板凳上，脖子上围一块褪了色的蓝布。

那把剃头刀是双箭牌的，盒子上印着两支箭交叉的图案。后来盒子早扔了，刀片也生了锈，但那块荡刀布一直在。深灰色，两边缝了皮，用了多少年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父亲把它叠得整整齐齐，压在抽屉最底层。

剃头的时候，父亲偶尔会跟我说话。说得最多的是“好好念书”。他没念过几年书，在砖窑干了半辈子活，手上的茧比脚上的还厚。他不懂什么大道理，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。我有时候嫌烦，顶一句“知道了”，他也不恼，手上的刀继续走，只把嘴里的话咽回去。

有一年冬天，特别冷，父亲让我在屋里剃，但屋里光线暗，他怕剃坏了，非要搬到院子里。北风刮着，我冻得直哆嗦，他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搭在我肩上，自己穿着毛衣蹲在那里给我剃。剃完以后，他的耳朵冻得通红，手也僵了，捏着刀片半天放不下来。我说爸你手冷吧，他甩了甩，说没事。

后来我上了初中，镇上中学旁边开了家理发店，十块钱一次。我跟父亲说以后不用你剃了。他“嗯”了一声，没说什么。那把剃头刀就此收进了抽屉。

再后来，我去了省城读书，工作，安家。

的故事。曾有村民突发急症昏迷，乡人误以为离世，准备下葬。李时珍路过，发现棺中之人尚有气息，当即拦下送葬队伍。他取出陈年蕲艾，点燃后熏灸穴位，昏厥的村民慢慢苏醒。这次救治，让当地百姓认可了蕲艾的药用作用。

经过长期走访试验，李时珍摸清了蕲艾的核心药性。各地艾草品类繁多，只有蕲春艾草艾绒紧实、药性纯正。普通艾草施灸仅作用于皮肤表层，蕲艾药力可渗透体内，疏通经络、养护脏腑，起到散寒祛湿、止血通络的作用，所有功效均经过实践验证。

李时珍行医著书，不看草木品相、名气，只认能否治病救人。蕲艾是田间普通草木，年年生长枯败。他潜心研究，耗费半生时间考证试验，把普通野草变成良药，把零散民间偏方整理成规范医术。普通人只看见普通野草，李时珍却发掘出它的医用价值，用来为民治病，守护着百姓的安康。

如今，蕲春采取野生保护和人工种植结合的模式，扩大艾草种植规模，建厂深加工，生产各类艾灸产品，形成完整产业链。当地群众种植、加工、销售艾草产品，销路稳定。蕲艾成长为国内知名的艾灸物产标杆，带动村民就近就业、稳定增收，依托艾草产业推动乡村振兴。古籍中的传统医术，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途径。

如今的蕲春，艾草依旧岁岁枯荣。每逢端午，百姓还会在大门上悬挂艾草。李时珍与蕲艾的故事广泛流传，艾香跨越百年，不断造福民众。

然。同伴们就开起了玩笑：“体重够格，可以出口了。”（计划经济年代，乡下养猪，到了一百多斤就要按照公社下达的指标卖给食品站，谓之出口）不大的孩子称夏，坐在稻箩里，双手抓住绳子，吊在秤钩上，有的干脆用大毛巾包住孩子称，胆小的娃直往大人身后躲，被眼尖的抓住，吓得大叫。个头大身子胖的大人，双腿即使收缩，也会碰到地面，于是就采用一个特殊的姿势，左手抓住秤钩，右手从右大腿下面绕上来，再抓住秤钩，这样大半身就提起来了。掌秤的故意磨蹭胖子累得够呛，连声催促告饶。每称一个人，场上大声报着体重，大伙一个劲地哄哄着。羞羞答答的是那些当年进门的新媳妇，推推搡搡，躲躲闪闪，谁都不愿上前。有的身子超重了，旁边的大娘会一本正经地说，怕是有两个人的重量吧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重呢！弄得她一个大红脸跑开了。

一个大屋，百十号人逐个称夏，会耗去大半天时间。这天，惜时如金的父老乡亲，没有谁觉得这是无端浪费时间。称夏结束了，大伙还意犹未尽，兴奋地议论着。

三天后，那个老板笑不出来了。他家的民宿半夜着火了。起因是客人在过道里给电动车充电，电池爆了，引燃了木墙板。火从二楼烧到三楼，楼梯一烧断，上面的人下不来。老板蹲在废墟前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
老陈和阿琳那天赶过去帮忙。回来路上，阿琳靠在车窗上，没说话。老陈忽然说：“谢谢你。”阿琳看他：“谢谢你，拉我去看那场电影。”

窗外是苗岭的山，一层叠一层，暮色里像巨大的剪影。老陈握紧了方向盘。他没再说话。车进寨子的时候，老陈家那栋“碉堡”立在半山腰，灰灰的。但老陈看了一眼，忽然觉得，这大概是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

唯一有点遗憾。那部电影，该带母亲也去看看。

现在我的头发都是在理发店剃的，推子嗡嗡响，快得很，师傅也不问我话。每次坐在那把转椅上，我都会想起父亲蹲在小板凳上的样子，想起那块蓝布围在脖子上，痒痒的。

人这一辈子，有些东西丢掉了就真的捡不回来。比如父亲的手温，比如那把剃头刀贴头皮时的凉意，比如他说“好好念书”时那种笨拙的、不知如何表达的爱。

前些天收拾老屋，又翻出那块荡刀布。我没舍得扔，叠好，放在了抽屉里。

◇小说世情

# 看电影的夫妻

唐筱毅

老陈和妻子阿琳在苗寨投资的那栋民宿，终于到了装修阶段。

说是民宿，其实就是一栋老吊脚楼。依山傍水，云雾缭绕，美得很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整栋房子全是木头：木柱、木梁、木地板、木楼梯。站在二楼跺一脚，一楼能听见三声回响。

学设计的老陈喜欢这种原汁原味。他想保留所有木结构，铺上蜡染布，摆上苗银饰品，做个网红打卡地。阿琳不同意。“这玩意儿一烧起来，十分钟就剩灰了。”她蹲在楼梯口，拿手指叩了叩木踏板，“得改。楼梯换成钢混的，墙体加防火石膏板，每个房间装烟感报警器。”

老陈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干脆盖个碉堡得了。客人来住民宿，图什么？图的就是这个味道！你弄成水泥盒子，谁还来？”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那段时间，阿琳每次去苗寨都要跟老陈吵。吵到最后，阿琳撂下一句话：“明天周末，陪我看场电影。”老陈愣了：“看电影？你还有这闲心？”阿琳没理他。

周六那天，老陈被拽进县城那家新开的电影院，看了一部叫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电影。他本来以为是小年轻谈恋爱片子，结果看进去才知道，一场大火不仅烧掉了男主人公木生的积蓄和自由，也间接改变了好几个人的命运。南枝后来替他写信寄钱养家，整整十八年。

老陈坐在电影院里，半天没动弹。阿琳在旁边小声说：“这栋民宿，是用你妈的名字贷款的。”他转头看她。“你妈要是知道，咱们拿她的养老钱去盖个棺材一样的房子，她怎么想？”老陈没说话。

他想起自己母亲。那个在老家独居的老人，厨房里堆着柴火，灶台边就是稻草。他说过多少次让她改，她总说“住了一辈子，不是也没事”。没事。没事。直到有一天，隔壁村一户人家半夜起火，一家五口，只跑出来两个人。老陈那天接到母亲的电话，老人声音发抖：“我们家，要不要也改改？”他当时说“改”，但后来忙生意，忙投资，忙这栋民宿，把老家的事情搁下了。

从电影院出来，老陈抽了根烟。阿琳站在旁边，没催他。“你说得对。”老陈忽然开口，“木头房子确实好看。”阿琳看着他。“但好看不能当命用。”

那天晚上，老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说下周回去给她改厨房。母亲在那头说：“改什么改，花那个钱。”他说：“妈，你要么是烧没了，我连个妈都没了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

后来，老陈把那栋吊脚楼的改造方案全改了。楼梯加了钢架，每个房间装了烟感和简易喷淋，楼梯口装了防火门，每层配了四个灭火器，窗户全部改成了能从里面推开的那种。阿琳心疼成本，但没拦着。施工队进场那天，隔壁村的民宿老板路过，看了看他们的材料单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这是开民宿还是修碉堡？”老陈也笑：“修碉堡。”

三天后，那个老板笑不出来了。他家的民宿半夜着火了。起因是客人在过道里给电动车充电，电池爆了，引燃了木墙板。火从二楼烧到三楼，楼梯一烧断，上面的人下不来。老板蹲在废墟前，哭得说不出话。

老陈和阿琳那天赶过去帮忙。回来路上，阿琳靠在车窗上，没说话。老陈忽然说：“谢谢你。”阿琳看他：“谢谢你，拉我去看那场电影。”

窗外是苗岭的山，一层叠一层，暮色里像巨大的剪影。老陈握紧了方向盘。他没再说话。车进寨子的时候，老陈家那栋“碉堡”立在半山腰，灰灰的。但老陈看了一眼，忽然觉得，这大概是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

唯一有点遗憾。那部电影，该带母亲也去看看。

现在我的头发都是在理发店剃的，推子嗡嗡响，快得很，师傅也不问我话。每次坐在那把转椅上，我都会想起父亲蹲在小板凳上的样子，想起那块蓝布围在脖子上，痒痒的。

人这一辈子，有些东西丢掉了就真的捡不回来。比如父亲的手温，比如那把剃头刀贴头皮时的凉意，比如他说“好好念书”时那种笨拙的、不知如何表达的爱。

前些天收拾老屋，又翻出那块荡刀布。我没舍得扔，叠好，放在了抽屉里。

